

皇朝編年備要

五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四



凡八年

太宗皇帝

起丙戌雍熙三年止癸巳淳化四年



雍熙三年春正月命曹彬等分道伐

契丹

彬克涿州田重進降飛狐靈丘二縣及蔚州潘美降

夏五月詔班師

先是知雄州賀令圖等上言虜主年

始命曹彬等北伐時李惟清張鑑李至等並切諫皆不聽彬等之行也上諭以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等以十萬之衆

○彬等未還趙普上疏切諫曰陛下出師將以收復幽薊今戰鬪不息民疲師老臣以為克復未可期也上優詔答之○

臣

張永德知滄州宋渥知霸州劉廷讓知雄州趙廷溥知

秋七月以李繼隆

為馬軍都虞候

初米信等軍敗獨繼隆所部成列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及詔分屯諸軍

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日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上嘉其有謀故命之

田

重進馬步軍都虞候

自張令鐸罷凡二十五年不除人幽州之役惟重進之師

不敗故特命之上之為晉王也嘗以酒炙饋重進重進拒不受使者曰晉王之賜何可拒重進曰我知陛下何晉王也卒之終始委遇焉

遣使振劔州饑○八月契丹

陷寰州

契丹復據雲應朔等州初遷四州之民命潘美揚業以所部護送之虜兵邀擊之業力戰自日

中至暮手刃數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虜所禽業太息曰上遇我甚厚何面目求活於虜中乃不食三日而死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故士卒樂為之用其敗也麾下尚百餘人業慰遣之皆感泣不肯去遂俱

倚要四

死無生還者上聞業死甚悼之詔削美

三任贈業官賜其家粟帛錄其子五人

冬十月授黎栢

靜海節度

命李若拙李覺賁詔往使栢拜詔不恭燕享日以奇貨異物列于前若拙一不留眄又却

十二月契丹寇瀛州

劉廷讓禦之戰于君子館全軍敗沒廷讓僅以

其私 自免賀令圖為契丹所詿縛而去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天下笑之

代州守臣張齊賢敗之

兵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率所部禦之衆寡不敵副

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守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左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虜少却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間使為虜所得既而美使至謂有旨令毋出師齊賢乃閉其使室中夜遣兵由城西南持幟燃炬虜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兵掩擊大敗之齊賢悉歸功於漢贊漢贊以捷音聞上優詔褒答後知漢贊未嘗接戰罷之

雍熙四年春正月遣使按察川廣江

浙等路韓援等**契丹入寇**陷深祈德**詔寬恤邊**

郡釋潰卒之罪贍戰沒之家錄用勞績及死事者子孫蠲

河北通租經戎寇蹂踐處給賜有差自曹彬及劉廷讓

等相繼敗覆緣邊瘡痍之卒不滿萬人河朔震恐無復鬪志

虜長驅深入攻陷州郡鹵掠士民魏博以北咸被其禍上深

哀痛焉故**增築河北城壘**時陳恕知大名府器用多

下是詔**夏四月募河**取於民不時集恕怒命禽

府中大豪一人將斬之叩頭流血請限**北義軍**上將大討契丹令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義軍京

百姓世習農業罔知戰鬪或慮人情動搖相聚為**詔陳禦**

盜陳王元僖亦言願且於河北諸州點集上納之

情要四**戎策**侍御史趙孚上言大略謂宜內**併水陸發運為**

一司○一五月許文臣換武殿中侍御史柳開上言

用文武戡定寇亂於是**遣使諸路市馬**越明年冬國子

開與鄭宣等並換授焉**論馬政略曰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

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性

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馬至于中國則繫之維之飼

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又

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廐率以為常故多生

雍熙四年

者死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能別擇牝馬以分蓄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蓄駒之將卒增其月給俟其後納馬即止是貨不出中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疋况復駒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增倍後趙守倫復建議行之牧馬頗蕃息矣

陣圖 名曰平戎萬全陣圖召潘美田重進崔翰等親授之并書將有五才十過之說以賜焉 **秋七**

月置三班院 初供奉官殿直殿前承旨悉隸宣徽院至是以其衆多別置三班院領之 **冬**

十二月詔以取士之職歸有司 先是上閱試舉相屢請以春官之職歸於有司如唐故事乃詔歲命春官知舉

端拱元年春正月親耕籍田 上作東郊籍田詩賜

近臣因曰國之上瑞惟豐年耳自累歲登稔人無疾疫朕求治雖切而德化未洽天貺至是能無懼乎 **大赦**

二月置司諫正言 改左右補闕拾遺為之上以時多循默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

名欲使舉職也 **禁獻珍禽奇獸** **李昉罷** 為右僕射先是

聞鼓訟昉不憂邊思職但飲酒賦詩并置女樂等事於是上召賈黃中草制令切責之黃中言僕射師長百寮舊宰相之

任今自工部尚書拜乃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文昌務簡均逸為辭庶幾得體上然之 **以趙普為**

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平章事 普舊德元老蒙正

位普甚推許之 **皇子元僖封許王** 上手詔戒元僖等大略謂

聽卑納諫每着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元僖尹開封御史中丞因事劾奏之

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元僖尹開封御史中丞因事劾奏之

元僖訴于上乞賜寬宥上曰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擿論罰如式○駙馬都尉王承衍石保吉等自鎮藩入朝御史召臺參承衍等訴詔諸路振饑○

申警官吏

上勸精求理欲聞讜論患群下莫肯自盡下詔申警之俾悉當上言振職其後上封事頗

衆有詔閣門非法

僥望乃許受之 三月求直言○侯莫陳利用

伏誅

利用成都人初以左道得幸官至團練使大為姦利趙普發其事請誅之上欲貸其死普固以請且曰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

此何足惜哉上竟為誅之

夏四月復北邊互市

仍禁戍卒侵略累歲征行民力凋耗上頗有厭兵之意矣○尋以郭守文為鎮州都部署上面命之曰朝廷以鎮定高陽控扼往來咽喉虜若敢踰鎮定汝但勿與戰守文得俸祿皆市牛酒以犒軍士卒之日家無餘財武夫悍卒皆為流涕先是將臣以重兵戍邊者多生事致寇以守文沉靜有謀略命鎮常山及卒上擇可繼守文者默然良久曰劉廷翰其人也

備要四

五

罷水陸發運

以其事分隸排岸司

五月置祕閣

于崇文院分三館書以實

之淳化初詔與三館並列從李至之請也先是遣使求古書奇畫墨跡悉集祕閣圖籍之盛近世所未有也○三年李至請賜新額上飛白書二大字作贊及詩賜之○淳化二年至為祕書監進新校御書三百八十卷上因從容謂之曰人之嗜好不可不戒不必遠取前古祇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為樂於是近習窺測其意爭獻鷹犬彥卿多假借之其下因恣橫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他無所愛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賜李繼捧姓名授定難節

度命招討李繼遷

賜姓趙名保忠命管夏銀綬宥靜五州初朝廷數諭繼遷不肯降益

侵盜邊境用趙普之議復
繼捧夏臺故地令圖之
閏月親試下第舉人

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百
人榜既出謗議蠶起或擊登聞鼓求別試上意其遺材召下
第人覆試得進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八人令樞密院

用白紙為牒賜之以試中為目令權知諸縣簿尉上既親擢
國祥等猶恐遺材又命王世則等召下第進士及諸科人試

得合格數百人以上覆試詩賦又擢進士葉齊以下及諸科凡
百餘人並

賜及第
秋七月除蜀鹽禁○八月幸國子

監
命博士李覺講周易之
泰卦上甚悅賜帛百疋
冬十月置四廂都拍

揮使
以范廷召孔守正為之馬步軍龍
衛神衛四廂殿前捧日天武四廂
放五方鷹犬

禁來獻○以樊知古為河北兩路都轉運

備要四

都轉運始此知古即
若水也上賜今名
十一月李繼隆敗契丹于

唐河
虜騎大至唐河北將入寇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
勿戰監軍表繼隆獨請死於虜中黃門五人猶執詔

書止之定州都部署李繼隆曰聞外之事將帥得專焉乃與
繼忠出兵拒戰虜騎大潰捷音聞上降璽書褒獎賜予甚厚

十一月寬緣坐法
靈州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賊有
司將坐其家屬上曰窮邊孤壘又

無援兵緣坐之法
朕甚不忍行也

己丑 端拱二年春正月詔陳備邊策
戶部郎中張洎

奏言國家自飛狐以東重關復嶺皆為契丹所有燕薊以南
平壤千里蕃漢共之失地利矣河朔郡縣列壁相望然虜騎

南馳衆寡不敵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此分兵力之過也今
既未能克復幽薊宜悉聚河朔之兵建三鎮鼎據而守焉又

言涿州之戰元戎將校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
効用戮一叛命宜反其道又言稍舉通和之策俟兵食有餘
然後大舉幽薊未復終不得高卧○右拾遺直史館王禹偁
上言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請於遠邊上建三軍軍
十萬人使互相救援又言大戎婦人任政荒淫不法請捐厚
利啗其酋長以離其心又言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宜敕
此二帥以麟府銀夏綏五州張倚角之勢內則可併省官吏
二三千員減俸數十萬以供邊用寬民賦又言舉進士者或
不數年致位顯達一言可采寵錫動逾千萬宜稍艱難選舉
抑儒臣而激武士又言曹彬北伐及招置義軍等事大臣皆
不預知望自今聽朝之暇頻召大臣共議邊事毋使小臣間
廁又言今郡縣雖多除河北備邊之外惟東至登萊西盡秦
鳳南抵淮泗而已此數十州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望少
度僧尼少崇寺觀勸風俗務田農上覽其奏深加賞歎趙普
尤器之○知制誥田錫上言用間諜及委任宰相大略與禹
偁奏同又言將帥非材即無威名宜精加選用既得其人不

備要四

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自然成功○吏部尚書宋琪本
燕人知虜中形勢亦上疏言備邊之計且曰兵凶器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和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疏奏頗
采之○右僕射李昉亦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為言時
論稱

二月以陳恕等為河北等路營田使

議者請為

方田以限戎馬怨入辭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又使之服田
恐其生變通判鎮州裴莊度支使李惟清皆言其不便其議

遂下詔罪已寬恤邊郡

大略如雍熙四年之詔

三月親

試舉人

得陳堯叟以下一百八十餘人諸科四百餘人
賜宴始令三館文臣並會賜堯叟等箴一首勉

以修身謹行稽古效官之意時有中書吏人
及第上令奪所授勅牒乃詔禁吏人應舉

夏旱

自三月至五月

錄繫囚遣使分
路決獄是夕雨

秋七月以寇准為樞密直學士

準時為左正言直史館承詔極言北邊利害上器之謂宰相曰朕欲擢用準當授何官宰相以開封府推官對上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邪宰相又擬是官上沉思良久曰且使為是官可也準嘗知巴東成安二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彗出東井

凡三十日上避殿減膳初

上以區宇乂寧歲時豐稔欲告謝宗廟以彗星見而止趙契普奏言司天妄以妖星為合戒契丹俱是諂諛所宜審聽契

丹寇威虜軍擊敗之

尹繼倫李繼隆敗之于唐徐河間殺虜相皮室其大將于

越被傷遁走俘獲甚眾自是不敢大入寇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大王○張洎言威虜軍可廢又言凡邊境軍壘其

甲卒不滿三萬人者皆可廢以隸緣邊大鎮詔廢威虜尋復之

八月大赦

是夕開寶

寺塔成

所費億萬前後逾八年乃成田錫嘗奏疏其言甚切有曰眾以為金碧煒煌臣以為塗膏鬻血上亦

怒不九月鎮星熒惑入南斗○冬十月趙保

忠加同平章事○旱

上減膳賜宰臣詔深自責己趙普時在告呂蒙正等入謝

乞依漢制策免上慰勉之○王禹偁上言乞自乘輿服御以下百官俸料悉第減之且言臣於朝行中最貧願首減以贖

耗蠹之咎○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變調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及下知上之失而切諫未能奏上上及宰臣皆

不悅出錫知陳州

令樞密錄聖語

中書門下言所錄時政記緣御前殿樞密使以下先

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諭聖語乞差樞密副使二人逐旋抄錄送中書同修為一書而授史官自後副使或知院二人同掌

之十一月省尊號

上曰皇帝兼稱已為不可朕欲稱王但嫌與諸子同耳羣臣又上法

天崇道文武皇帝詔去文武二字餘許之是歲罷汧邊互市

庚寅 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 普卧病上屢幸其第省問普疾

篤三上表致政上不得已以普為西京留守兼中書令普既罷呂蒙正以寬簡居相位辛仲甫從容其間政事多決於王沔沔聰察敏辨有適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進退非允人多怨之 **蓬州司法鄭**

偁伏誅 坐受賂故入死罪杖殺知州通判並免官削任仍詔戒天下初囚三人被誣為劫盜偁案致死罪獄已具錄事參軍邵擘察其枉不署牘白知州楊全乞別鞠之全性悍不聽引囚抵法囚號呼不伏乃別繫獄既而捕獲正盜因得釋逮繫偁等詔獄坐其罪擘代還上召勞之 **賜江** 日汝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遂遷秩賜金以旌之

浙等路諸州書 荆湖福建廣南並賜印本九經令長吏與衆官共閱之 **二月**

振登州饑 登州二縣饑詔振之仍坐長吏蔽匿之罪 **夏四月夏州敗**

李繼遷 尋又敗之于安慶澤于王庭鎮 **五月置詳覆推勘官** 刑部詳覆官六員御史臺推勘官二十員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鞠辭日上必親諭曰無滋蔓無留滯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滿三歲考殿最而黜陟之

鑄淳化元寶錢 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後曰太平通寶至是改鑄上親書其文作真草行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為文 **秋八月毀左**

藏金銀器 上性節儉退朝常着華陽巾布褐紬繒內服惟純綃成累經澣濯乘輿給用無所增益

冬十二月立覆奏法 從謝泌之請也時群臣奏事者既其奏皆得專達于有司類容巧妄必請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遂著為定制中外所上書疏亦如之

辛卯 淳化二年春正月置內殿崇班等職

淳化二年

左右侍禁三
班奉職借職
二月知晉州祖吉伏誅坐贓杖殺○王

詢其土豪王姓者云吾小民見州將貧乏相驟率為之壽豈知其犯法哉悵歎不已化基詰其前後郡守王言三十年已

來唯梁都官不受一錢餘無免者梁都官乃昂也有文詞太祖嘗欲令知制誥為時宰所忌遂止後化基因言於上時昂

已老病不任吏事淳化五年賜鄭文寶張觀五口服

年以昂為鎮國行軍司馬

文寶時為殿中丞奉使川峽均稅奏蠲商人到岸稅錢行次

渝涪聞夔州戍卒百餘人劫庫兵為亂乃乘輕舸順流一夕

數百里至則悉擒斬之使還上面加賞激賜服觀時為監察

御史三司言劔外稅輕上欲增之觀奏言遠方之民易動難

安遂止後上疏言陛下優容群臣將順簿書叢脞咸以上聞

豈徒褻瀆至尊抑亦輕紊國體誠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

餘體貌大臣與之揚摧使沃心造膝極意論思則治體化源

何所不至臣又嘗讀唐史見正觀初始置崇文館命學士者

儒更直互進聽朝之際則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榷時政或

日盱忘倦或宵分始罷况陛下左右前後皆端士偉人幸望

端拱凝旒收視反聽釋循常之務養浩然之氣深詔近位闡

揚真風與夫較量金穀剖折毫釐以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

細務安可同年而語哉上覽而善之召賜服遷度支判官○尋以文寶為陝西轉運許以便宜從事聽用庫錢會歲歉文寶誘豪戶出粟三萬斛活飢民八萬六千餘人

化基治祖吉獄

坐贓杖殺○王

除峽路米麥等稅○寬商征

除商賈貨殖外負
販細筭勿征違者

命近臣兼差遣院及流內銓

翰林學士賈黃
中蘇易簡領差

遣院李沆同判流內銓○三年冬置磨勘院命王沔等知京

朝官考課張宏等知幕職州縣官考課又命魏廷式等同較

三班殿直以上功過沔考課條目細碎視士君子如吏卒設

關格以防之物論甚譁○四年春改磨勘院為審官考課院

京朝官屬審官幕職州縣官屬考課尋廢京朝官差遣院歸
審官以考課院歸流內銓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
歷任殿累者考課院主之併吏負而省
三月詔以旱蝗

欲自焚翌日雨

蝗盡殫先是上召近臣問以時政得失冠準言刑罰偏頗所致上問其故

準曰頃祖吉王淮皆受贓數萬計吉既伏誅而淮以參知政事汚之母弟止杖于私室非偏頗而何上大悟明日召河切

責夏五月置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官

州府

十日一具囚帳供報有疑獄即往視命負外郎董循等十人分充之

置折博倉

初募商人輸粟優其

價令執券抵江淮給以茶鹽謂之入中或言其弊罷之自是歲失巨萬之入端拱二年復之歲旱中止至是復置其濟國

用商人以謝泌為左司諫

上修正殿頗施綵繪必為便之左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

十四

十一

命代以赭聖賜必金紫而遷之必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輸誠昔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疏諫暮不知所在如此安

得不亂上

六月汴決浚儀上親督衛士塞之

自辰及午水復故道尋又決宋州命塞之又決亳州遂東流

秋七月令三司均節

財用

上謂三司使李惟清等曰夫貨財所以濟用度或取之

務均節毋致厚歛於下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然聚兵

京師外州無留財支用悉出三司故上孜孜庶務或至親為

李

繼遷降賜姓名授官

賜姓趙氏名保吉授銀州觀察使先是趙保忠奏繼遷誘蕃戎

入寇來乞師正月命翟守義帥師屯夏州以助之至是繼遷聞守義將兵來討恐懼奉表歸順

八月置

審刑院

于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仍置詳議官六員上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凡獄具上奏者先申

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即行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

論九月呂蒙正罷

為吏部尚書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

亂豈不在心但諸子幼冲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屬僚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輦朕亦自揀選不欲姦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講咸有課程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者未諒此心至是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為皇太子詞意狂妄上怒甚以沆乃蒙正妻族故罷之

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

王化基為御史中丞

化基嘗慕范滂攬轡澄清之志獻澄清略言五事其一請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尚書省上應天象對臨紫垣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辰之位三司

吏四

十一

使額乃近代權制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其二曰謹公舉其三曰懲貪吏其四曰省冗官以為州郡設監臨事務朝官及使臣等數倍於舊乞行裁減其五曰擇遠官上嘉納之

置知樞密院

以張遜為知院温仲舒冠準為同知知院之名始此遜仲舒準仍並帶副使自後或以正官或

及同知

檢校官為之

冬十一月復次對

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

對閣門受其章太祖時嘗行之尋廢至是復之

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出之外郡執政欲用張洎上曰極知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是冬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上嘉之賜詩二首

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大字令中書召易簡付之榜於廳額上曰此求為翰林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

十二月朔行入閣儀

初上以入閣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為新圖至是詔於文德殿行之張洎既與徽之等同撰新定儀又獨上疏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太子王公大臣封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閣即隻日常朝之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而理紫宸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鈎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契勘畢喚仗即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為上閣甚非憲度况國家不承正統宇內治平凡百憲章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屬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

更甲

十三

改創此殿以為上閣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為隻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前經今輿議乃以入閣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案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為三署謂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其失北面朝謁之儀今請準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分行侍立於冊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又言陛下自臨御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乞依唐制隻日視朝隻日不坐奏入不報

女真請伐契丹詔

却之 女真言契丹以兵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不許自是遂屬契丹○上嘗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

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皆可預防惟茲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無冰

壬辰 淳化三年春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既○遣使按諸州民田○三月親試舉人

初糊名考校

是歲諸道舉人凡萬七千餘人蘇易簡知舉殿試始令糊名考校內出卮言日出賦

題試者不能措辭相率叩毀檻上請有錢易者日未中三題皆就以其輕俊特命黜之得孫何以下三百餘人諸科八百

餘人就宴賜御製詩三首箴一首時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朝官受任于外者併以賜何等初內殿策士例賜御

詩以寵之至陳堯叟始以和蒙知制誥蒙上表謝賜儒

易以箴至是詩箴並賜之故有是命其後欲召蒙入翰林為學士既而謂左右曰蒙眸子眊眊曾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命遂寢

五月朔行入閣儀

舊制入閣惟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上以為儀衛

太簡命有司更設黃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從新制也

旱

遣使諸路決獄是夕雨

六月黑風

晝晦○置常平倉

京畿大穰命增價糶貯之歲饑即減價糶名常平倉遂為定制

七月趙普薨

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常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廷有大議則闔戶自

啓一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篋則論語二十篇耳普事兩朝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後謚忠獻追封

韓王八月召隱士种放不至

放居終南山以講習為業及詔至其母曰常勸

汝勿聚徒果為人所知遂稱疾不至上亦不奪其節

九月幸秘閣○冬十月

命雷有終制置江淮兩浙茶鹽

上新制命有終按視先是三司使魏羽等言諸州茶鹽市征輕重不均欲更

主吏多負官課請行決責上曰當按問其實若水旱災沴致

虧官課非可加刑也帝王者為天下主財爾卿等司計當以至公為心無事刻剝致害民而傷和氣也

十一

月許王元僖薨詔以來年正月上辛郊

元僖性仁

孝尹京五年政事無失追贈太子謚孝恭詔以將有事於南郊前十日許王薨按禮天地社稷之祀並不廢其集議之末琪上奏以為先王制禮皆本人情今詔輟十一日以後五日朝參有司又以十二日十三日受誓戒若皇帝既輟朝而未成服則全爽禮文百寮既受誓戒而入奉慰又違令式家國之儀頓失吉凶之制相干况許王地居藩戚望著親賢於昆仲為太宗於朝廷為冢嗣遽致薨逝朝野同哀伏想聖情豈勝追念當悲慘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竊慮上帝之弗歆下民之斯惑矣祭天之儀歲有四焉載於禮經非有升降伏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



淳化四年春正月辛卯郊奉宣祖太

祖配

從禮儀使蘇易簡之請也易簡上言親祀圜丘以宣祖侑神作主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

儀恭以太祖光啓丕圖以聖授聖謹按唐末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圜丘夏至北郊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從之

朔日有食之○廢松江推貨八務

聽商人貿易從雷有

終之請也黎栢封交趾郡王○遣使分路巡撫

江浙淮陝比歲旱災民多轉徙頗肆攘奪多罹刑辟命韓樓等八人巡撫之俾之招集流亡導揚壅遏案決庶獄率從輕典有可以惠民者得以便宜從事官吏罷軟苛刻者上之詔令有未便者條奏

蜀盜王小波

攻掠諸縣

蜀地饒富孟氏割據府庫益以充溢及王師平蜀孟氏所儲悉歸內府而言事者競起功

利成都常賦外更置博買務諸郡課民織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司計之吏折及秋毫蜀地狹民稠耕作不足以給益

以貧困兼并者復糴賤販貴以奪其利青城縣民王小波聚眾起而為亂謂眾曰我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民多來附者遂攻掠叩蜀諸縣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以錢蓋惡其誅求之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

三月命

何承矩制置河北緣邊屯田

初承矩至雄州即建屯田之議會黃

懋亦請於河北興水田乃以承矩為使懋為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開塘泊種稻田自是葦蒲贏蛤之饒民賴其利

夏五月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

上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未幾賜近臣飛白書若水及洎詩洎揣摩上意上疏稱述凡數千言上賜書嘉獎洎性險陂尤善事官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為學士上不從然以文采清麗巧於迎逢上卒喜之○初若水任同州推官時有疑獄錄事參軍以私憾故入平民罪應坐死者數人若水留其案不決錄事

要略

十一

屢侵辱之若水不為動陰遣人廉得其實證具囚遂獲免州欲上其事若水固辭曰若水得賞當置錄事於何地耶錄事詣若水叩首媿謝若水慰解之由是遠近翕然稱其賢上亦聞若水名會寇準薦之元年命為秘書丞直史館上嘗命若水撰賜趙保忠詔有不斬繼遷存狡免之三冗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之語上大喜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及李繼遷納款又命草賜繼遷詔略曰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上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若水家因寶藏之

併

三司置一使

命魏羽領之詔罷鹽鐵度支戶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推官三員從馬

應昌之

六月張齊賢罷

為左丞初命知定州制辭有

議也
賢尋自言母年八十五不願離左右上惻然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母入謁禁中上歎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別加餉子縉紳以為榮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啜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

以呂端

參知政事

端餘慶弟也先以裨贊許王元僖無狀左遷至是始大用端有器量而性寬大雖經擯片未嘗以得喪介意趙普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折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也

復給

事中封駁制

以魏庠柴成務為之制敕有不便者許准故事封駁

秋七月大

霖雨

十晝夜不止上憂形於色命近臣分禱未幾雍丘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上謂宰相曰程疎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朕以濟世為心視妻妾如脫屣耳李昉請加黜削以懲妄言上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爾

復推貨務置茶鹽制

置使

初廢務減價蠲筭以便商人商人疑惑且憚江路回遠歲課大虧乃詔復之○咸平二年制置使王子與言江淮兩浙賣茶鹽都收錢三百九十七萬餘貫比舊額八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尋詔子與兼制置鹽稅仍領荆湖路

要曰

十七

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命官專掌通進銀

臺二司

尋以給事中封駁隸之從向敏中之言也敏中上言通進銀臺司受遠方疏多不報請別置局命官

專治以防壅遏乃命敏中張詠同知二司公事凡章奏案牘出入自是不敢有所留滯發敕司舊隸中書亦命銀臺司兼領尋又以給事中封駁併隸焉凡詔敕並令詳酌可否然後行下○時代并都部署張永德答小校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永德方任邊寄若以小校故推辱之恐下有輕上之心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詠軍候者詠復引前事為言上改容

九月大水

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穎宋亳間水害尤甚上對宰相

切責之魏羽請檢視諸軍營及官舍上曰朕寢殿尚有漏處軍營可知應上言者即時葺治不須更檢視也

冬

十月河決澶州

西北流溢浸大名府城時有豪民貯芻茭將圖厚利誘姦人潛穴河堤仍

歲決溢知府事趙昌言徑取豪家膏積以給用由是無敢為
茲利者屬河決溢浸城調禁兵助役或偃蹇不進昌言曰府
城將墊人民且溺死汝輩食厚祿欲坐視耶敢不從命者
斬皆股慄趨事不決辰而城宇上聞而嘉之降璽書獎諭

提點刑獄

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上自選擇民
有訐寃者立遣臺使乘傳按鞠諸路提點刑

獄司未嘗有所平反詔
罷之歸其事於轉運司

三司置二使分領左右計

分郡縣為十道兩京為左右計中分以隸焉時三
司簿領堆積吏因為姦乃從魏羽之請而分之

嚴選用

知通法

詔京朝官未歷州縣不得任知通○上嘗謂近臣
曰朕每日後殿自選循吏候及三二百人天下郡

縣何憂
不治

李昉罷

昉溫和無城府寬厚多恕上嘗曰昉本
以文章進及用侑相自知才微任重但

而以呂蒙正為平章事蘇易簡參知政事

要曰

一八

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在
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夔絕倫等或一日至三召見李沆
後入在易簡下及沆參政乃以易簡為承旨錫賚與參政等
上意欲遵舊制遂正台席且俟稔其名望而易簡以親老急
於進用因召見頗言時政闕失沆等罷即命易簡代之易簡
母薛氏入禁中上命之坐問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
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非此母
不生此子矣易簡在翰林時上待若賓友及參大政上但正
色責吏事而已易簡
乃悔其求進之速

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

鎔加宣徽北院使敏中右諫議大夫鎔等入對上曰賈黃中
等以循默守位故罷適垂泣敘謝朕亦為之悽然昔周有亂
臣十人同心同德人臣事主可不念此以保始終古人
尚欲立功名於亂世况盛世乎卿等宜戮力以副超擢

閏

月置三司總計使

命陳恕領之總計使判左右計事
左右計使分判十道事事當計度

者三使通議之恕以為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上不聽踰年乃復舊制尋以梁蔣為右計判官初蔣知吉州治豪猾為民害者上賞其彊幹代還賜緋魚且記其名於御屏至是用之

十二月王小

波死盜李順陷蜀邛等州

尋又陷漢州彭州初小波之黨才百人州

郡失於備禦賊勢更漕運法

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或廩庾多積而軍士舟

楫不給雖以官錢雇丁男挽舟而土人憚其役以是歲上供米不過三百萬及楊允恭為都大發運使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令諸州擇牙吏悉集允恭乃辦數授之江浙所運止于淮泗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四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五

凡四年

太宗皇帝

起甲午淳化五年
止丁酉至道三年

甲午

淳化五年春正月御樓賜宴

以上元節賜從臣宴

上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治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

京西江浙大饑○寬饑民

罪

應因饑持杖劫人家藏粟止誅為首者餘悉以減死論者甚衆蔡州民張渚等三百一十八人皆當抵死知州張榮推官江嗣宗共議取其為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上聞

備要

上感悟下詔褒之令本州大發廩振饑民遣使分詣諸道巡撫上親臨遣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飢取餼糧以圖活命尔若其情非巨蠹悉為末減不可從強盜之科其兇狠難制為患閭里者可便宜從事於是獲全活者甚衆

趙保

吉寇邊命李繼隆討之

保吉擾邊上怒命繼隆為河西都部署帥師討之○

左正言王禹偁上言謂不煩大兵但如梁太祖捉劉知俊故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繼遷身首不梟即擒又此賊通連虜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吏部尚書宋琪上言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陟五年西戎之事頗熟聞知昔李仁福既死彛超擅立詔邠州藥彥稠摠兵五萬送延州安從進與彛超換鎮彛超據夏州不奉詔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遷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整失戈棄甲遂為戎人之利臣又聞党項號為小蕃本非勍敵若其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蕩除深入則餽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邃莫若沿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方可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

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聞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裝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豫於隣府延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俾無噍類仍先告諭諸軍凡獲賊中生口資蓄許爲己以王繼恩爲兩川有官司不問如此則人百其勇矣

招安使討李順

時宋琪上書言夏州成都事宜上密付李繼隆等擇利而行

蜀

逋租

計二百五十餘萬緡石

二月李順陷成都

僭號蜀王改元應運守臣

郭載率官屬奔梓州上謂近臣曰豈謂賊勢猖獗如此乃命蘄州刺史王果帥兵趨劔門崇儀使尹元由峽路進並聽王繼恩節制賊自成部分其衆攻劔門成都監軍宿翰兵至與劔門都監上官正合軍擊賊衆殺戮殆盡

令轉

輸用官船

仍給其費上謂宰臣曰倖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甚者斯可矣近來綱運之上舟人

水工有少販鬻但不妨公一切不問却得官物至京無虧損耳呂蒙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僞君子豈不知但以大度容之則庶事俱濟陛下此言深合黃老之道

三月改授陳舜封

官

舜封舉進士及第後因奏事頗捷給舉止類倡優上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爲伶官上曰此宰相不爲國家

澄汰流品所致也遂自大理評事改授殿直

李繼隆入夏州

初趙保吉徙夏州民於平

夏左都押衙高文岷擊走之以綏州內屬乃命文岷知州事趙保忠聞王師來討保吉乃先携其母及妻子吏卒壁野外上言已與保吉解仇乞罷兵上怒命繼隆先移兵討之保吉反圖保忠夜襲之保忠竟以身免走還城中爲趙光嗣所執開門納王師繼隆入夏州檻保忠送闕下保吉引衆遁去尋詔削保吉所賜姓名

夏四月隳夏

州城

上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姦雄竊據之地欲隳其城呂蒙正等言此誠萬世之利乃隳之遷其民於綏銀等

州給之
置起居院
張泌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為

以田
掌起居郎事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五月趙

保忠降宥罪侯
王繼恩禽李順復成都

先是順之黨二十萬圍梓州城凡八十餘日守臣張雍等協力拒却之賊退遣眾追襲擊之大捷解閬州圍進平蓬州判官陳世卿善射城守日獨當一面親中數百人賊浸盛同幕者皆謀圖全之計世卿正色曰食君祿當身先報國柰何欲避難為己圖耶捷書至上手詔悉加褒賞焉○繼恩之克劔州也馬知節實為先鋒繼恩疾其不附已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州之舊卒悉召還成都賊十萬眾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眾寡不敵士多死者逮暮知節慨然嘆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譟而入賊敗去上聞而嘉歎遂以知節為益州鈐轄○繼恩

備要五

遣部將王文壽領卒三千至遂州討賊文壽御下嚴急裨將張麟殺之以所部五百人與賊合奏至有司請戮其孥上曰此不須殺乃命悉索營中書遣使招撫士卒
順黨張餘
果斬麟首送繼恩因使為鄉導以擊賊敗之

復聚眾為盜討平之
賊攻陷嘉戎等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賊進攻夔州巡

檢白繼贊大破之斬獲萬計賊之奄至開州也長吏以下皆奔竄獨傳序率眾拒戰力屈乃為蠟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戰誓不降賊城既破傳序投火死其家寄荆湘間子夔聞父死沂峽求其父尸船覆而死人謂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上嗟惻久之錄其次子賜其家錢十萬○賊五萬來攻陵州城州兵纔百四十六人舊無城塹守臣張旦修完戰具設鹿角招集民丁拒戰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賊平賜詔褒之○越明年春獲餘于嘉州其冬以上官正雷有終為西川招安使召繼恩歸闕正等盡降餘寇劔南以寧○尋遣使采訪川峽諸州守貳能否七人以稱職聞賜詔獎之遂州通判

傳化五年

查道與焉道徒知果州時賊餘黨尚有伏巖穴依險為柵者詔書招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始懼罪欲延數刻命爾豈無註誤耶即微服直趨賊所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乃相率捨兵羅拜請罪悉給券縱令歸

秋七月高麗請伐契丹詔却之

高麗為契丹所侵掠來求援上以北邊甫寧不欲出兵優詔答之自是不復入貢

八月置宣政

使以王繼恩為之繼恩有平賊功中書擬以為宣徽使上曰朕不欲官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因詔別制

是名立在昭宣使上以授之繼恩初自昭宣使出為兩川招安使○昭宣使置在四年

九月改內侍省班院名

班院為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以入內黃門有之國初有內班院入內黃門班院至是改為景德三年始別內侍省為入內內侍省遂號兩省以拱侍殿中供洒掃之

職役使雜品者肆內侍省為南班以通侍禁中服役褻近者肆入內內侍省為北司各置都知副都知押班由是內侍省進見有時而入內內侍省寵任重矣蔡京用事改入內內侍

省都知為知入內內侍省事副都知為同知押班為簽書以效樞府而省官與執政等靖康改正依舊名

稱至紹興三十年併內侍省歸入內內侍省

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封壽王

用寇準之言也自馮拯等斥嶺南中外無敢言建儲者至

是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誠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俛首久之屏左右曰壽王可乎對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上謂壽王曰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爾得人心者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

無如鎮之以清靜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况於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離

信哉斯言也爾宜誠之

大赦下詔罪己

也初命翰林

以蜀寇漸平

學士錢若水草詔既成進御上笑謂若水曰朕為卿潤色可乎若水頓首謝因命筆親竄數字皆引剌深切尤為精當詔辭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筦推之吏唯用刻削為功撓我烝民起為狂寇又曰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求

以張詠知益州

時城中屯兵尚

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憂矣詠告諭賊黨許其自新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行法詠縱之繼恩恚以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僕今日化賊為民不亦可乎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暴橫詠密奏請遣近臣至蜀分屯師

冬十一月幸國子監

賜直講孫奭五品服因幸武成王廟復幸國子

備要五

五

耶遂飲從臣酒賜奭束帛

令宰相以下薦士

上言多士盈朝欲求一材堪轉運使三司

判官者了不可得呂蒙正對曰臣等職在選擇而令陛下孜孜勞於求賢臣等之罪也上因詔蒙正以下各舉有器業可任事者一人蒙正奏言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今獨舉一二人是示天下不廣也上固命之○時上勵精求治聽政之暇盡索兩制清望官名籍閱有德行者悉令舉官○上嘗欲遣使朔方諭中書選可任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凡三問終不易上怒擲其奏于地曰何太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上退謂親信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復命果

十一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陰雪不見群臣稱賀賀日食不

三司復各置使

命陳恕等領之恕峭直守公性

見始此 謂讓即斂板退縮俟上意解復進如是三四終不易上亦多從之嘗題於殿柱曰真鹽鐵陳恕出入三司首尾十八年

言稱職者亦以愆為首焉

至道元年春正月上清宮成車駕親謁上嘗謂左

右曰朕在藩邸時先帝所賜悉以營此宮為百姓祈福不用庫錢也 **遣使經度陳許**

等州水田尋罷之度支判官陳堯叟請於陳許鄧穎等州至壽春因水利墾田積穀可

省江淮漕運命皇甫選何亮經度之選等尋上言先受詔往諸州與水利按鄭渠引涇水溉田四萬頃三白渠溉田四千

五百頃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頃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皆由渠堰浸壞失其水利又言鄧許陳穎蔡宿亳七州之地其公

私閑田凡二百七十五處合二十二萬餘頃蓋民力不能盡耕漢魏以來杜預召信臣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立制墾闢

之地內南陽界鑿山開嶺疏導河水散入唐鄧襄三州以溉田又諸處陂塘坊堰若增築勞費頗甚欲望於隄防未壞可

備要五與水利者先耕一萬餘頃他處漸圖建置時著作郎孫冕

摠監三白渠詔冕依選等奏行之募民耕墾七州之田自鄧州始皆免賦入復令選等舉一人與鄧州通 **契丹寇府**

州折御卿敗之契丹自振武入寇御卿大破之于子河以虜死亡甚衆上曰朕常戒邊將

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分兵以要其歸路必無遺類今果如吾言○御卿出將習知邊情忠勇感慨常欲立功以報朝廷朝

廷亦以麟府逼近胡羯倚為一面自子河以之役戎人喪氣不敢深入為寇矣未幾御卿卒以其子惟正嗣知州事惟正

尋以疾召入朝以 **趙贊鄭昌嗣賜死**時並為度支都監初上以贊與

其弟惟昌代之昌嗣頗似忠直任用之後所為多不法並賜死上因謂近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荆棘不能絕其類在人甄別耳苟盡君

子則何用刑罰焉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以前世質民溥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

小人為自安之計如昌嗣輩奔走賤吏不足言也
以堂後官樂崇吉為度

支副使
崇吉提點中書五房公事明習文法清白勤事故擢用樂崇吉否當自勉勵也
上越次而用之即召堂後官著作郎楊文質為秘書丞代掌五房事謂之曰汝見

二月令節度至刺史

勿與金穀刑獄
只委通判及判官
三月貸京畿民菽

種
有司請量留以供國馬上曰但竭廩以給之國馬飼以芻藁可矣
夏四月呂蒙正

罷
為右僕射上詔蒙正曰僕射師長百僚朕以中書多務與卿均勞逸耳
以呂端為平

章事
○復令宰相執更押班知印
從呂端之請也端為相持重識

大體以清靜簡易為務每奏事同列多異議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初趙普

獨相太祖置參知政事以佐之其後普恩弛始均其任既而復有釐革端初與準同列及先居相位慮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

契丹寇雄州守臣何承矩

敗之
先自滄州徙雄州承矩推誠御衆同其甘苦邊民有告機事者屏左右與之款接無所猜忌故勇動息皆能前知及虜敗於子河以承矩條其殺獲揭於市虜謀知愧忿將襲取承矩以雪恥夜引衆入寇反為承矩所敗上視捷奏具知虜所以入寇之由謂承矩

早
命侍御史分決諸道獄後二日雨
開

寶皇后宋氏崩
謚曰孝章皇后崩也羣臣不成服王禹偁與客言后嘗母天下當遵

用舊禮或以告上不悅尋出禹偁知滁州禹偁在位多所論奏數忤權貴官官尤惡之上嘗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然賦性剛直不能容物耳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終不能改禹偁嘗為李繼遷草制繼遷送馬五十疋以狀不如式却之及

至道元年

在滁州有言禹侮買馬虧價者上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馬願肯虧馬價哉 六月限僧尼

額 ○秋七月置江淮兩浙發運使 未幾任中正為江南

轉運副使至部歲大稔有羨盈發運使王子與欲悉調餉京師中正曰東南歲輸五百餘萬石江南所出過半今雖有餘

向後或小歉則數不登將急取吾民乎子與乃止 蜀陳許等州夏稅雜征

京西轉運使姚鉉奏民經災傷牛多死上覽奏惻然詔除之 ○尋詔州縣部內流亡及失租調什之一者書下考又令民間自織練帛

非鬻市勿筭 八月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 大赦改名恒自唐天祐以來中

國多故不遑立儲貳將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楊徽之畢士安兼左右庶子喬維嶽楊礪兼左右諭德夏侯嶠

兼中舍李至李沆兼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 ○初置左春坊謁者以壽邸導吏 王繼英為左清道率府副率兼領之按

謁者本內侍之職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傳宣導引之事不名謁者又十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為蓋執政之

失 九月李繼遷犯邊 夏州之役繼遷竄於漠北往歲八月遣其弟延信奉表待

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上喜召見延信面加慰撫賜資甚厚詔復賜姓名是歲六月上遣使資詔諭令移鎮鄜

州繼遷不奉詔至是寇 冬十一月置轉運司承受

清遠軍詔奪所賜姓名 公事 選朝官及三班為之每路二員常事與轉運聯署施行非常事許乘驛入奏上曰遠民有事不能自達故

置是 十二月詔議言事者賞罰 詔百官及諸色人自今起請制置事

職 如施行後顯有利濟當議旌 銅候儀成 秋官正韓顯符所造也詔置之

賞或虧損公私亦重行朝典 司天 臺

至道元年



至道二年春正月辛亥郊

亦用上辛祈穀之典也上以文

物仗衛之盛詔有司盡為南郊圖

禁增治利

轉運司言成州金坑歲課虧少請遣使按行上曰朕

所實惟穀何必言利勸吾民乎遂廢之是歲有司又言鳳州出銅十定州出銀十請置官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

庶共之不許

夏四月命李繼隆討李繼遷

先是洛苑使白志榮

自環慶護芻糧往靈州繼遷伏兵於洛浦河襲之芻粟四十萬悉為所獲志榮僅以身免上怒命繼隆為環慶都部署討

定任子出官制

先是五品以上子孫每覃慶中書皆授攝官未幾即補正員不十數

年遂通閩籍上以其太濫乃詔自今任子只賜同學究出身依例赴選集

五月詔輔臣陳

靈州事宜

時繼遷寇靈州陝西民運芻糧詣靈州度沙磧為虜所殺掠及飢渴死者不可勝計詔曰

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繼遷猖獗未就誅夷宜令宰臣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直書其事言不必文只

今日實封來上端等對請共為一狀張洎越次奏曰上有所詢端等緘默不言深失計謀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

陛下意耳洎退上疏極言棄之便上初有意棄靈州既而悔之及覽洎奏不悅却以付洎詔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

皇恐流汗而退乃召向敏中等詔之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

蜀盜王鷓鴣叛討

平之

偽稱印南主西川巡檢石普言蜀之亂由賦歛迫急望一切蠲其租上許之揭榜告諭蜀民無不感悅尋

秋七月汴決穀熟

命塞之

以陳靖為勸農

使

靖時為直史館疏言古者強幹弱枝之道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環三二十州地之墾者十纔二三望擇大

臣一人兼領司農事典領於中又於郎官中選為副者執事於外自京東西擇膏腴未耕之地申以勸課如授臣斯任則

望備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之輩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耕桑之外更課今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於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逮於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咸俾經營並立條制俟至三

五年間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即計戶定征量田輸稅以司農新附之名籍合計府舊收之簿書斯實敦本化人

之宏略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緡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估納

之於倉以其成數關白戶部上覽之喜謂宰相曰朕思欲恢復古道草其弊俗驅民南畝致於富庶前後上書言農田利

害多矣或知其末而闕其本有其說而無其用靖此奏甚有理可舉而行之正是朕之本意因召對獎諭令條奏以聞靖

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其之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

錢給借其田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虞墉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墉瘠

備要五

復患於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其室廬蔬

並及桑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及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七十畝三丁五十畝二丁三十畝除桑功五年

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望今常參官於幕職州縣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司農丞者分授諸州通判即領農田之務又慮

司農官屬分下諸州或張皇紛擾其事難成望許臣領三五官吏於近甸寬鄉設法招攜俟規畫既定四方游民必盡糜

至乃可推而行之呂端曰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望以其狀付有司詳議乃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

之奏乃詔以靖為勸農使按行陳許蔡穎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

功難成願罷其事上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寇准司以為費官錢多萬一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寢

罷 為給事先是郊祀百官進秩準率意輕重為馮拯所論上召問準猶力爭不已上先已厭準因歎曰雀鼠尚中

寇准

知人意况人乎遂
罷之尋出知鄧州
閏月詔宰相獨押班知印

上既

罷準仍詔自今參知政事不知印押班軀位列宰相後不升
政事堂並如舊制然押救齊街行並馬亦自準始至今不易

也
九月復命李繼隆等分五路討李繼遷

初上遣繼隆等分環慶延夏麟五路並進抵烏白池皆先授
以方略既而繼隆欲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遣其弟繼
和入奏上怒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切責比至已
與慶州路兵先發不見虜乃復引還獨范延召王超兵至烏
白池斬獲甚衆繼遷遁去雖頻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
終不能擒賊焉○上先閱兵崇政殿以方略授諸將且令多
設強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皆走凡十六戰皆捷先是
運糧靈州上亦令丁夫悉持弓矢為方陣而行寇至則成列
待之後諸將亦卒以違節制致敗○時命戶部使張鑑調陝
西軍糧上遣使持節督之鑑上疏曰伏以關輔之民數年以

要

一

來併有科役畜產蕩盡室廬頓空加以浦洛之行曾經剽劫
原州之役又致遷延非獨令之弗從實緣力所不逮况復先
棄糧草見今逐處追科本戶稅租互遣他州送納往返千里
費耗十倍愁苦怨嘆充塞路岐自春徂冬曾無暫息餼糧乏
絕力用殫窮顧此疲羸尤堪軫恤今若復有差率益致流亡
縱令驅迫而前復恐逗撓而潰願陛下特垂詔旨無使重勞
因茲首春俾競東作慎固邦本詳求武經况靈州一方僻居
塞外雖曰西陲之要地實為中夏之蠹區竭物力以供須困
甲兵而援送事當深慮理要預防若待川决而後隄
火熾而方戢則焚溺之患深矣雖欲拯救其可得乎

環慶

等州地震○冬十月併三司勾院為一

先是

上嘗召三司孔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錢穀之務溥等
言不可口占願得條對上許之因謂宰相曰此輩自幼寢處其中
必周知本末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析宜有所資益三司
使陳恕等終不肯降意後上召恕等責以吏事廢弛恕言國

用所須浩瀚臣等時舉利權朝廷慮侵民皆不行又時有災
沴必盡蠲其積欠雖使桑洪羊復生亦所不逮也上曰卿等
清而不通且如簿領一處節目未備即十年五年不決此卿
等之過也皆頓首謝溥等條上利害七十一事中書參校其
四十四事可行遂著于籍其十九事令恕議定而後行之上
因謂侍臣曰朕豈不知以崇高自任耶錢穀細務亦自與用
心區分者蓋以如前代帝王昏弱者天下十分財賦未有一
分入於王室唐德宗在梁洋公私窘乏韓滉專制鎮海積聚
財貨德宗遣其子臯往來得百萬斛以救艱危則當時朝廷
事勢可見矣朕今收拾天下遺利以贍軍國以濟窮困若豪
戶猾民望吾毫髮之惠不可得也○元年因三司孔目官楊
元實等所陳條目置行帳司檢校三司帳籍命御史知雜張
秉主之官物羨溢者凡三百三十八萬五千餘緡上以元實
等首為規畫悉遷其秩充逐部孔目官上又欲併三司為一
命官總判令鹽鐵使陳恕議其可不恕言三司繁委若為三
部各設主可此為良策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
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制亦為允當其行帳司
近日權置了絕舊帳司額自除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
司廢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上然之是秋遂
併理欠憑由司為一廢提點司至是復有命

十一月

置簽署提點樞密宣徽院諸房公事以周

瑩及內侍劉承規為之

客省使承規為六宅使並為簽署提點凡重務一以委之樞
密使不敢專決內臣簽署樞密蓋始此然禮不得視執政也

丁酉至道三年春正月以溫仲舒王化基

參知政事

官然能訓導
皆有所立

葬孝章皇后

初以陰陽拘忌權窳於都
城之西北至是祔葬永昌

陵神主祔別廟
在孝惠皇后上

二月李繼隆遣將擊李繼遷敗

之

繼遷
道去

上不豫○三月上崩于萬歲殿五年

十九在位二十二年謚曰神功聖德文武廟號太宗○上嘗語宰相曰大凡為君為臣常宜兢畏不可放逸後唐莊宗夾河相持千征萬戰備嘗艱苦天下甫定便恣溺惑不及三年果致傾覆可為鑒戒○上每旦受朝畢崇政殿決事至日中尚未御食淳化中謝泌請退朝進食畢然後御殿上不答○又嘗曰統制區夏自有道理若得其要不為難事必先正其身則孰敢不正至於內外官吏皆量材任職譬如匠者架屋棟梁榱桷咸不可闕也宋琪曰近見陛下自供奉殿直諸州邸吏咸加選擢內外無不知勸所謂竹頭木屑亦不棄遺者也○又嘗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呂端對曰國家若行黃老之道其效甚速呂蒙正亦謂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願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鎮之

要五

十二

上曰朕意不欲塞人言耳○又嘗曰治國在乎脩德四夷當置度外往歲觀兵薊北過桑乾河不由橋梁往則奮銳居先還乃勒兵後殿靜而思之亦可為戒○又嘗曰寸陰可惜苟終日為善百年之間亦無幾耳○時有京畿民詣登聞鼓院訴家奴失瑕猪詔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于朕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矣○又嘗語近臣曰天下事急若奔駟日日聽斷尚恐有照燭不至者而况唐末帝王深處九重民間疾苦何嘗得知每一思之誠可驚畏又曰唐末帝王臣下少得見面縱開延英亦被中人在側何曾君臣言得一事趙昌言曰當時延英苟逾數刻史臣書之以為美談今天下苟非陛下聽斷不倦則封疆萬里豈致肅清斯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嘗有日本國僧來朝言其國主姓王氏自始祖至今凡六十四世八十五王矣其臣亦皆世官上聞之嘆息因謂宰相曰此島夷爾尚存古道中國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朕雖德不及往聖然孜孜求理惟恐庶獄有寃未嘗敢自暇逸

以田遊聲伎為樂莫上穹降監庶幾子孫長久運祚悠遠大臣亦世守祿位卿等各宜盡心輔朕無令遠夷獨享斯慶也○咸平中三司上經費數真宗曰先帝以財賦國之大本莫不求諸中道而為其求制輔臣曰先帝非止愛人嗇費至於損節服用躬御澣濯之衣

皇太子即皇帝位

初太宗不豫李

蓋前古哲王莫能偕也 皇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上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謀立元佐太宗崩后使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鏢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始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昌齡等尋坐交通請託漏泄禁中語貶昌齡忠武軍行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仍籍沒其家貲且削籍流潯州仍詔中外臣寮與交通者一切不問

夏四月大赦○尊皇后為皇太后

宮曰以萬安

郭贄知大名府

贄求對懇辭上謂輔臣曰朕初即位命贄治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

遣梁周翰知制誥

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各二百字一篇百字惟周翰不

黎栢封南平王○五月求直言

直集賢院田錫

召試而命焉 上疏略曰去年永興等六州同日地震此下動之象也靈州饋運糧草二十五萬到者才七八萬百姓死者十餘萬人陝西二十五州不勝困弊臣以為地動方位既在閑輔豈無在下者輒動乎萬一閑輔有變則臣慮西川復保劔閣之危南方復恃長江之阻上出其疏令詳酌行之○右正言孫何獻五議其一議參用儒將曰古謂元戎無所統攝爰自近代又有供軍糧料隨軍轉運之目使者往復託稱上旨動必中覆實突成筭請擇文儒委以邊任勿使小人撓其權境內權利租稅一以與之監陣先鋒之類悉任偏將受其節度其二議申明太學曰使寒雋之士由鄉里以升聞世祿之家自成均

而出仕太學不得補庶人之子神州不得貢卿士之門郡縣皆按舊典立學官嚴課試薦延之法其三議釐革遷轉曰伏見園立霈澤並許叙遷今之班簿臺省宮寺凡七百員若十年之內肆赦相仍必恐官僚過於胥徒朝臣多於州縣其四議復制科其五議復鄉飲○監察御史王濟上疏略曰守小謹者似德懷扶懦者似怒容姦惡者似仁蘊佞諛者似恭恣傾險者似智好詆訛者似直樹朋黨者似義肆苛刻者似忠貪祿位者似勤若斯之流雖愚而類賢用之則速亂之基也又曰官多則事煩吏多則民殘欲事不煩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又曰官多奉薄不如奉厚而官少衣食既足廉恥自興○刑部員外郎馬亮疏言陛下初政軍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又云州縣逋負至多赦書雖為蠲除而有司督責如故又言契丹仍歲入寇河朔蕭然請修好以息邊民○比部員外郎刀術疏言私賞毋及於小人私罰毋施於君子開諫諍之門塞讒賊之口毋以春秋鼎盛而黜於逸遊毋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

罷發運使及

轉運司承受

上初親政務從簡易也

出宮人○立夫人郭

氏為皇后

上為襄王時潘氏卒太宗復為上娶郭守文之女淳化中封魯國夫人因謂近臣曰唐肅

宗實仁孝之主在東宮時已髮白明皇臨幸乃知未有正妃於掖庭選籍沒之女賜之而生代宗朕常以戒諸王曰今茲姻偶悉皆將相大臣之家六禮具備朕蓋欲厚人倫壯王室也可不自重乎

追尊上母夫人

李氏為賢妃

防禦使英之女上及楚王元佐皆妃所生也

六月禁獻珍

禽奇獸及諸祥瑞○罷三司副使○追冊

皇后潘氏

謚曰莊懷後改謚章懷陵曰保泰

錢若水罷

自同知樞密院事罷

為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是太宗為若水言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金拖紫羅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

為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進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太宗然其言及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曰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言多至流涕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泣涕蓋鎔等迎合上意耳呂蒙正罷太宗又謂若水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蒙正前日一布衣朕擢為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登顯貴然其風望亦不為忝冒且蒙正固未嘗以退罷鬱悒當今巖穴高士不求榮爵者甚多如臣輩誠不足重上默然若水因自念人主待輔臣如此將俟歲滿即移疾會太宗晏駕未果至是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

秋七月令轉

運送入對

詢以民間利病

寬商征

上封者言嶺南村墟聚落間日集禱販謂之墟

市請降條約令於城邑交易莫增市算上曰徒擾民耳可仍其舊

戒西邊謹疆事

謂

輔臣曰朕已戒疆吏但謹逢候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仍遣使與邊臣議靈州事宜悠久之便庶閑輔之民息肩甯也

八月以周瑩為宣徽北院使

舊制宣徽使班在樞密副使之

上瑩請居其下詔從之初瑩與劉承規同簽署提點樞密宣徽院諸房公事瑩既遷承規亦罷自後不復置

西

川成卒劉旰叛攻掠蜀漢等州討平之

益州鈐轄

馬知節領兵追擊旰招安使上官正飛書召知節知節曰賊兵已數千若少緩之必倍勞費即復引進正亦尋至遂破旰平其黨旰自起至滅凡十日正始無出兵意張詠以言激正將行舉酒屬諸校曰此行亟殄賊不然則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倍道疾戰

冬十月葬太宗于永熙陵

附廟且以懿德皇后

配祔莊懷皇后於別廟趙易安謂以序當用淑德皇后詔有司詳議以聞禮官言淑德皇后無位號懿德饗封大國用懿

德為是詔恭依有司尋上言冬至祀圓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立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饗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圓丘奉太宗並配詔可

十一月復分勾

院為三

命王欽若等分判之初欽若為亳州監倉時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為受欽若命悉輸之且奏不拘年

次先支濕穀太宗大喜手詔褒荅因識其姓名及開封府以早蠲租時有言所蠲放皆不實太宗不悅選命欽若等覆按欽若獨乞全放至是擢用上語輔臣曰當此時朕亦自懼欽若小官獨敢為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時天下宿適有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者欽若悉奏除之上大驚曰先帝顧不不知耶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下心耳

二月追尊賢妃李氏為元德皇太后

別立廟李

繼遷降加定難節度

復賜姓名封以夏綬銀宥靜五州先是上詢宰輔以靈武

事五

十七

事宜李至疏言靈州自鄭文寶為國生事關輔生靈困轉輸之役巋然空壁老我師徒張頤待餉者不下五千送糧四十萬而止獲六萬彼之戶口四千有餘今則不盈數百矣彼之租課四十五萬二千有餘今則無子遺矣安可復守之耶至是繼遷遣使修貢求備邊任上雖察其變詐時方在諒陰姑務寧靜因從其請○上初命翰林學士宋湜草保吉制湜知上意必欲歸其事於太宗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特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而未及眷茲遺命實付眇躬爾宜望弓劔以拜恩守以王禹偁知制誥初禹偁知揚州應詔上書言五事一曰謹邊防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乞通使犬戎以夏州與繼遷亦足見陛下屈已而為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上澤之饒稍流於下國初兵統而將專故強自後兵衆而不盡銳將衆而不自專又言開寶中設官至少每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未嘗缺事及太平興國中復有通判副使判官推官司理及監酒監庫等官問其租稅則減於曩日

問其人民則少於昔時又曰國家山澤之利可謂盡矣唐元和
和中始建茶法歲得四十萬貫今至數百萬矣三曰艱難選
舉使入官不濫太祖之世進士不過三十人諸科五十人先
帝在位逾二紀登第近萬人宜稍為防制使入官不濫四曰
沙汰僧尼使無耗失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
知進而無疑姦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即召禹偁還
朝既用其策以五州地賜趙保吉而有是命咸平中知蘄州
卒禹偁問學敏贍鋒氣峻厲極談世事臧否人物以直躬行
道為己任雖履危困封奏無輟

分天下為十五路
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
荆湖南路九曰荆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
曰西川路十三曰峽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
○仁宗天聖八年分江南為東西路分兩川為益梓利夔西
路九十五路

皇朝編年

備要卷之五

